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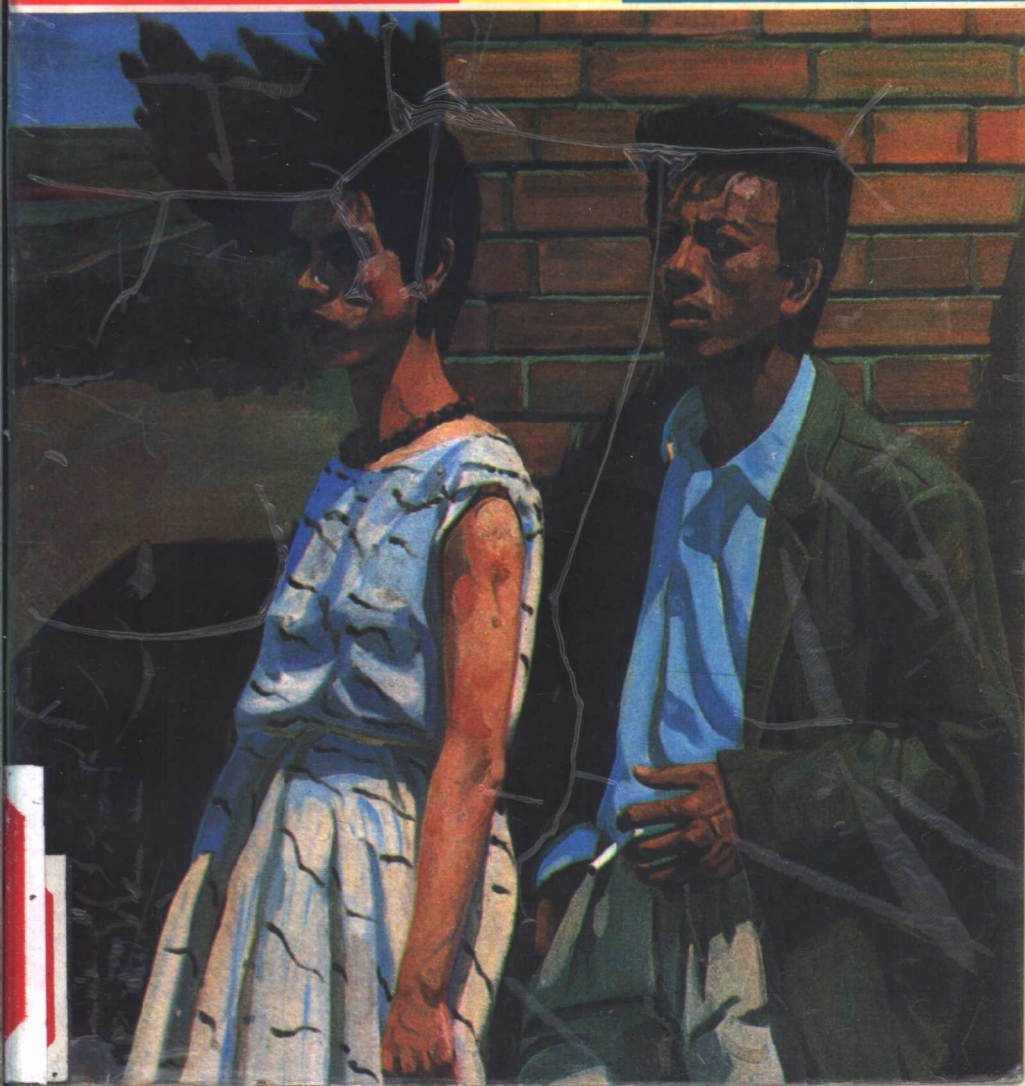
太白文艺出版社

爱情小说选

陈忠实

爱情小说选

CHENZHONGSHI
AIQING
XIAOSHUOXUAN



陈忠实爱情小说选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017号

陈忠实爱情小说选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1.5印张 5 插页 500千字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80605-030-2/I·007

(平)定价：13.80 元

爱，说不尽的话题

——自序

陈忠实

爱，一个古往今来说不尽道不清诉不完的话题。

对于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来说，当他或她开始朦胧的爱的憧憬，开始以全部智慧编织爱的花环，开始以最纯真最虔诚最热烈的渴盼进入爱的梦幻，人们总是误以为这只是青年人的

事。当他和她经历了爱的陶醉爱的沉迷爱的洗礼，以至被爱折磨到无可奈何的时候，都无法解开关于爱的谜底。

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隔膜可能不是高山不是大洋不是冰坂，而是心与心的隔膜。我们仅仅只是把话题局限到“爱”的范畴之内来交流。人总是不能满足于自己关于爱的体验和对爱的理解，总是企望了解别一个人的爱情故事爱的历程和爱的哲学。这肯定不是爱管闲事的范围，而是作为人的生理的和心理的一种共同欲望。民间的爱情故事历久不衰，各个民族的爱情故事可以跨越国界洲界和肤色以及语言的种种障碍而畅通无阻；古代作家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外国作家创作的爱情小说爱情戏剧爱情影视，使多少代人心灵震颤热泪滂沱，如果能有法力把洒在书页上和剧院里的泪水收拢归流，肯定会汹涌起来一条爱河。

人需要情感交流和沟通。男人需要沟通女人也需要沟通。人即使在较为惬意的爱的形态

下，依然期望了知另一个人的爱情形态，更不要说那些被爱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不幸者了。在沟通的同时，亦有验证自己关于爱的憧憬爱的梦幻和爱的体验的心理欲望，验证猜测关于爱的神秘的谜底。可是，我们即使搜集得到各个民族创造的全部民间爱情故事，即使阅读过古今中外所有的爱情小说和爱情诗歌，依然觉得迷茫：爱是否是一个根本没有注解的谜？甚至怀疑，理想完美的爱可能只是宋玉的洛神？

爱愈是神秘，人愈是要探究，于是古往今来的作家无一例外地都在写着爱情小说。许多作家正是因为一部非凡的爱情小说在读者心中留下丰碑，即使他死后几百年，人们依然被他描述的爱情所痴迷。即使如此，人们依然期待新的爱情故事爱情小说……写爱情小说的作家便不担心失业丢饭碗。

应约要编一本爱情小说集，我才把此前几年写下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再审阅一遍，反倒连自己也惊讶了，竟然有这么一厚本。每一篇

ABJ 10/01

的每一个人都发生过一段有关爱的故事，它是我创作的，他或她的爱的故事自然首先激动过我，我才把它写出来。尊敬的读者喜欢不喜欢这些爱情故事呢？我惴惴以待。

1993. 10. 4

西安



陈书 近影

文学这个魔鬼

陈忠实

我已经记不起多少回慨叹过文学是个魔鬼
的孑了。在我自己^的创作遭遇挫折或陷入苦闷被
折磨得左不右不是的时候，便发出这样的喟叹；
在我接触一些文坛的弄笔儿和不弄笔者的时候，
也是常常油然而生出这个慨叹来。

有这样的情形发生，一个昨天还捧着稿子
要谈率性地利如投稿拜师的乡村青年，突然因
为一首诗一篇散文^或一篇小说的发表^而产生影响，
今天便直起腰仰起脸骂所有的人都对不起他的一
根脚趾，甚至托尔斯泰也不过是一个过时的天
才。面对这情景，我心里忍不住便冒出文学是
个魔鬼的胚来，只是不敢说出口。这个魔鬼能

目 录

上 编

田 园	(3)
回首往事	(16)
丁字路口	(27)
枣 林 曲	(42)
初夏时节	(55)
珍 珠	(68)
旅 伴	(80)
送你一束山楂花	(83)
毛茸茸的酸杏儿	(105)
到老白杨树背后去	(122)
打字机嗒嗒响	(138)

轱辘子客	(157)
两个朋友	(169)

下 编

地 窖	(195)
康家小院	(240)
十八岁的哥哥	(301)
最后一次收获	(379)
蓝袍先生	(443)
四 妹 子	(561)

上 编

田 园

早班远郊公共汽车开进桑树镇，把古老的乡村小镇从黎明前的酣睡中惊醒了。宋涛从“咣当”一声自动打开的车门里下来，踏着厚厚的积雪，向镇外走去。他与前妻所生的儿子今天结婚。他是赶早回到乡下来参加儿子的婚礼的。他得知这个消息是在昨天，置买什么东西显然已经来不及了，腰里装着三百元现金，让孩子们日后再去置买他们需要的物品，比他买什么礼物可能更合乎实际。

大雪覆盖了原野。黎明的微曦中，无垠的雪原闪着清冷的白光。从桑树镇通南宋村的小路早已拓宽了，雪路上有汽车或拖拉机辗过的辙印。路两边的白杨长得小桶粗了，像两堵齐刷刷的墙壁，一直伸展到黑黝黝的河滩里。黎明时的风好冷啊，田野寂然无声，软软的积雪在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宋涛穿着长袍，戴着礼帽，帽壳上缠着一匝红绸子，被前呼后拥着，走在这条小路上。他的身后，是在唢呐鸣奏中忽闪忽闪行进的花轿，轿里坐着尚未见面的媳妇。

呜呜哇……呜呜哇……悠扬的唢呐声吹得宋涛脑子里混沌一片，总是像在问，是啥样……是啥样……

当左邻右舍的婶娘和嫂子们把蒙着脸的新娘搀进新房，他立即跳上炕去，跷起一只腿，想从新娘的头顶绕一匝。这是自古流传下来的风俗，为了防止新娘婚后疯长，新娘进门先跷一个“尿骚”。她的个子又几乎和他一样，还敢再长吗？尽管他当时已经是小学教员了，仍然很认真地跷起腿来。

她似乎早有所料，一扬手，就把他的腿隔到一边去了。他打个趔趄，想再次抬脚，她已经躲到墙根，远远地站着。

他跳下炕来，在隔壁二婶努嘴示意下，忐忑不安地揭起蒙在她脸上的红布，心里嗡地一下，血涌到脸上，眼睛也花了，那是一张多么漂亮的脸蛋呀！

她羞怯地瞧他一眼，就颌首低眉，坐在椅子上，双手搭在膝间，一动不动……

一批又一批的亲戚坐过席，挎上提盒笼儿上路了。夜晚闹房的小伙子们也离去了。所有繁冗的乡村传统结婚礼仪的最后一道手续，是新婚夫妻吃合欢馄饨。馄饨是由娘家儿女双全的嫂子们捏的，装在一只红漆木盒里，由弟弟跟随花轿提来的。他的二婶从厨房里端着一只木盘进来了，木盘里有两只金边细碗，两双新筷，他早已听过母亲的叮嘱，默默地急吃急咽，想一口咬到那只包着一枚铜钱的馄饨，那是福气和吉祥的象征。她却慢吞细嚼，并不在意的样子。眼看碗里只留下三四个馄饨的时候，二婶一把夺过，又把她的碗递到他手里。

轻轻一声硃牙的咯响，他看见，从她细密的牙齿间，夹着一枚金黄的铜钱。她的脸略一红，把铜钱交到二婶手里。

“俺娃有福。”二婶笑着，拍着她的头，“跟了个女婿是先生，谁有这福气！”

二婶把铜钱递过来，很严肃的搁在他的手心里，用眼睛和嘴巴同时示意：放到嘴里去！

金黄色的铜钱，湿溜溜的，粘着她的唾液。他有点不好意思，一抬眼，她正专注地盯着他，神情严肃极了，她在揣测和试验，他嫌她的口液脏吗？他一把把铜钱填到嘴里，那铜钱使他的口腔里产生一股奇异的感觉，淡淡的，甜甜的，心儿在胸腔里忽悠悠飘动起来。一侧头，他看见她低下头去，脸颊上浮起一层红晕，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

“二婶，我咽到肚里去了！”他故作懊恼地说。

二婶嗔笑着，从他嘴里掏出铜钱，压在炕席下，拍拍手，狡黠地一笑，压低声儿：“知道不？两人的头要压着铜钱……”旋即走出门，从外面把门拉上了。

她的脸腾地绯红了，双手捂在脸颊上，弯下腰去了。

他的脸发烧，呆呆地坐着，出着粗气。院里走过父亲和母亲送二婶出门回家的脚步声，街门“咣当”一声插上门栓了，父母在里屋住的木板也响起关闭时的吱扭声，小院内静息下来了。

他轻轻关上房门，心跳得厉害了。她仍然双手捂着脸颊，弯着腰，低着头，压抑着的出气声，越来越不匀称。他站在窄小的厦房的脚地，瞧着离他两三尺远的媳妇，似乎今天不是第一次见面，而是早就熟悉的。是的，他日夜在心里渴盼着、乞愿着、描绘着的，不就是这样一位可心的人儿吗？不，她比他想象中的朦胧的影子生动多了。

他没有陌生感，先是轻轻地搂住她浑实的肩膀。今天清早才挽起的发髻，把蓬松的刘海和鬓发一齐拢梳到脑后那个头发疙瘩里，做姑娘时覆盖着的耳朵和脖颈露出来了，像刚刚揭开的豆芽的颜色。她的身上，有一股奇异的香气（不是脂粉）扑到他的脸上来。他紧紧地拥抱着那温热的肩头。

“你……甬……”她挣脱开他的手臂，自己也挺身坐端了，“我有话……跟你说。”

“说呀！我听着。”他在另一只椅子上坐下。

“我……”她抬起头，沉静地瞧着他，“我不识字……你不嫌弃吗？”

“我教你认字，写字。”他笑了，当是什么严重事情，并且随即摊开一张纸，拔出插在制服口袋上的水笔，刷刷刷在纸上写起来，“看，这是你的名字：田——秀——芬。”

“我能学会吗？”

“能！”

他把水笔塞到她手里，把她的手和笔一起握在自己手心，脸贴着她的头发，在纸上一笔一画写下她的名字。

她侧过头来，眼里腾起一缕雾样的东西，像小河早春弥漫的水汽，颤着声说：“再帮我，写下你的名字……”

她在两个名字之间，画着一颗拙劣的心的图样，然后端详着，久久地端详着，折叠好，从席下取出那枚铜钱，包在纸折里，又压在席下。

他恍然醒悟，这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姑娘，有着怎样的细腻的感情啊！

她走到他的跟前，沉静地盯着他的眼睛，然后扑跌进他的怀里：“哥……”